

全冰雪收藏系列丛书卷四

A Series of Books for Tong Bingyue's Collection Volume Four

The Grand Master of Ceremonies of Beiyang Government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

二品銜武英殿大学士黄闳文

職通 現年四十二歲廣東鎮平縣人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在直隸天津

署理 加捐縣丞銜十七年五月在直隸藩庫邊新海



欽差大臣前直隸總督李鴻章奏保請加同知銜嗣經

吏部咨議覆奏光緒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在直隸藩庫一百十六次案內加捐同

知不論雙單月分發試用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在安徽賑捐

全冰雪收藏系列丛书之四

A Series of Books for Tong Bingxue's Collection Volume Four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

The Grand Master of Ceremonies
of Beiyang Government

全冰雪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 / 全冰雪编著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2.8
ISBN 978-7-300-16268-3

I . ①北… II . ①全… III . ①黄开文 (1866—1936) — 生平事迹 IV . ①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258 号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

全冰雪 编著

Beiyang Zongtongfu Dalig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邮政编码	100080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 × 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7 00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历史无形，遗物有声。离散聚合，缘灭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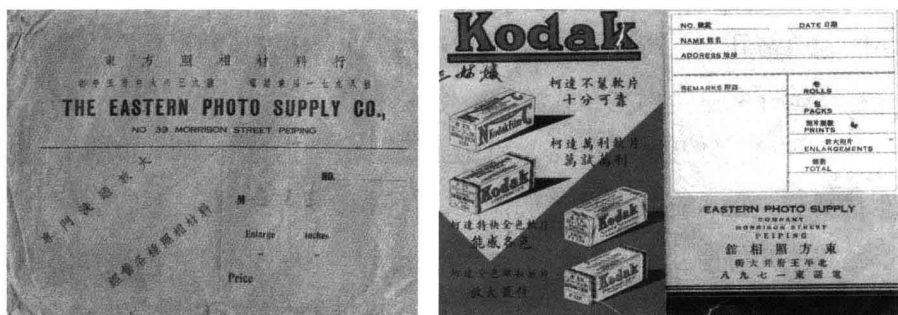
2007年夏天，当我正在研究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时，从收藏的照片中认识了一个叫黄开甲的人，他是大清政府派往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副都督，祖籍广东蕉岭。在网上查询黄开甲的背景资料时，无意中查到了当地族中清末民初的另一个名人：黄开甲的胞弟黄开文，黄开文曾经是北洋总统府六任总统的大礼官。从此，大礼官黄开文这个名字在我脑中初留印迹。

一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常常给我提供藏品信息的书商的电话，说他看到了一批大礼官黄开文的照片，问我有没有兴趣。自从收藏到叶景吕一生的肖像（详见《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后，我对个人影像史料，尤其是比较完整或连续性的个体和家族视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何况黄开文还在我脑中还有印象，我于是毫无耽搁地赶了过去。

在一个昏暗的小屋中，我看到了铺陈在柜台上的一百多张照片，其中有黄开文在中国各地拍摄的肖像，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国，大部分还有拍摄者——照相馆的名称，尤以在北京拍摄的居多。其中两张照片特别让我眼睛一亮：一是北京著名的山本照相馆拍摄的黄开文穿祭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黄开文身穿礼服、佩戴勋章的肖像，由北京容光照相馆拍摄。这两张照片不仅题材少见，而且品相一流，还带有原照相馆的照片封套。其余不少照片也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拍摄的，

横跨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这批照片里面，还有黄开文和家人的合影，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单人照、合影等。据我初步判断，这些也应当是和黄开文有直接关系的人。

在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史中，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基本没有独立的商业摄影师，很多学会摄影术的人都要以开照相馆谋生。因此，中国早期摄影的发展史基本就是这些照相馆照相实践的历史，而肖像又占据了当时照相馆拍摄内容的绝对份额。这些作品也一直是我的收藏和研究的重点。黄开文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些不同时期的肖像穿越时空，跨越地域，更属难得。综合这批照片的价值和个人的兴趣，虽然卖主开价不菲，但我还是全部接了过来。



装黄开文晚年照片的纸袋

为了弄清每张照片的人物和背景，我开始了进一步研究。这批照片基本没有相关说明，一些照片正面或背面有手写的拍摄时间，要想确证所有照片的人物姓名、拍摄时间、地点等必须有相关的文字佐证。我于是首先在网上搜索“黄开文”三字，竟然发现有人正在国内一家旧书网上售卖一批黄开文的资料，但很长时间了并没有售出。我于是马上和网上书店的老板取得联系，他说手里有大量和黄开文有关的史料，都是二十多年前从旧货市场上收的。我掩饰住自己的欣喜，赶到

了卖家的住处。

卖主说，他家当年有不少和黄开文有关的东西，已经通过拍卖会或者网络释出了几件，但还留有很多手稿、纸张等，甚至有黄开文当年穿的燕尾服，并配有嵌有黄开文名字缩写的镀金卡扣，还有黄开文象牙雕的印章、墓志铭拓本等。这批东西里还有大量当年北洋政府时期的礼节单，比如祭天、祭孔、合祭关岳庙等礼节单，以及不同人物拜见大总统的程序单等。这些单子有手写的，有排印的，也有油印的，古意悠然。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批东西对我研究黄开文的巨大价值，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仔细查看，简单议价后整体收购了回来。



黄开文本人的两枚象牙印章

此后，我继续从不同渠道关注着黄开文的信息。有一天在逛潘家园旧书市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专卖家谱的摊位，我上去随便打听是否有和黄氏有关的东西，老板说还真有一本黄氏家谱。我坐下仔细翻看，原来这本竟然就是黄开文家族的《程官部黄氏家谱》，并且里面有说明。

这本家谱就是在时任大礼官的黄开文的推动下于1918年编撰而成的，也是黄开文出资排印了100部。于是讨价还价后，我再次把它收入囊中。

2010年春天，我在工作单位的地下室进行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时，身后排队的一位长者叫住我说：从报纸上看到你收藏照片，我也有一些收藏，想和你交流一下。原来，他是本单位已经退休十年的一位老同事。当我问他手头有什么照片时，他说有一张尺寸很大的外国人送给当年大礼官黄开文的照片，还有几件和黄开文有关的旧物。我当时很惊讶，不太敢相信竟有如此的机缘！我告诉他自己刚收藏到很多黄开文的照片和遗物，并询问他东西的来源。

原来，黄开文的几件藏品，是他1985年从北京国华商场西侧的旧货市场上购买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旧货市场在宣武公园北门形成，要比现在大名鼎鼎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开业早十几年时间。宣武公园市场逢周四开市，因为那时北京按区轮休，宣武区周四休息。整整一条街都是旧货，包括自行车零件、日用杂物，古玩摊也混在其中。到80年代中期，因管理者对宣武公园古玩市场的挤压，迫使古玩商们向北移动，聚集到长椿街国华商场西侧。

那天上午，他来到这个市场闲逛，看到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卖一堆旧货，他们说是大礼官黄开文家抄家返还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很漂亮的外国古董，应当是外国公使送给大礼官黄开文的，都被几个外国人挑走了。也有一些墨盒、字画，因为兴趣和价格的原因，他并没有出手，只是很随意地买了一张外国人送给黄开文的照片和两张《黄厚德堂和健锐营公署租赁协议书》，协议书的签订日期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七日。他不知道两个卖货的孩子和黄开文家的具体关系，但能够看出他们俩人的经济条件不宽裕，听他们说自己是养面包虫为生的。

我后来研究后得知，80年代，黄开文唯一还在世的孩子，即三子



*With kindest regards
from Wallace H. Wood*

黄开文存留的肖像，可能是当时来访的外宾或驻华使节，下面有亲笔签名，人物具体姓名、背景尚待考证。私人收藏。

黄国忠，也于 1986 年去世。不知去世前一年，是什么动机使得他开始处理家中的旧物？我购买的照片和文稿，都应当是先前的保藏者从这里获得的，二十多年后，通过电话、网络才辗转来到我手中。时光流转，光阴飞逝，从当年传统旧货市场的被迫离散，到今天通过现代电信手段重新聚合，甚至就出现在身边人的手中，让人感慨，让人嗟叹。

几个月后，我开始整理、研究这批黄开文的藏品。首先是把所有照片扫描、分类。这批照片中，有黄开文在不同时期的个人肖像 22 张，这是相对比较容易辨认的。从照片上的照相馆商标来看，有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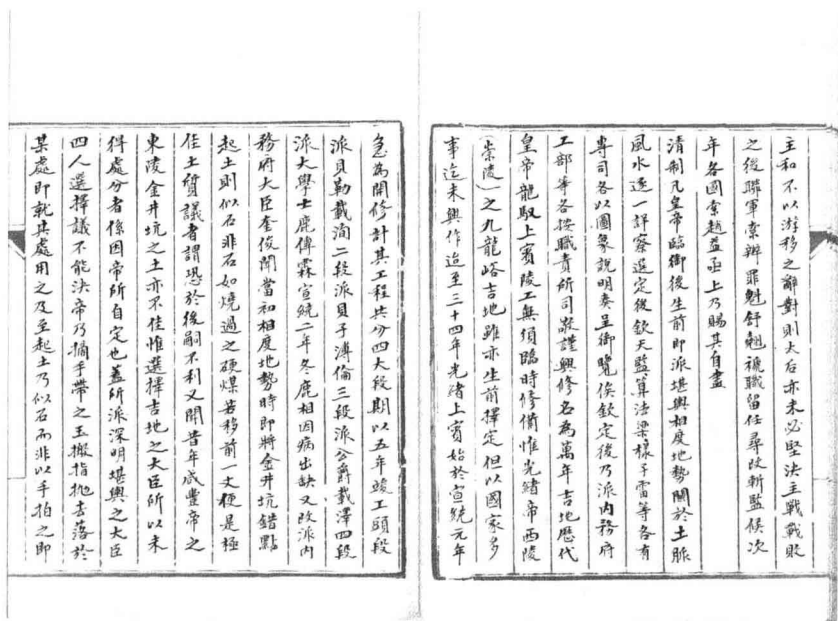
的山本、容丰、宝记、东方，上海的佐藤，天津的恒昌，汉口的永情馆等照相馆。这些都是清末民初在当地十分活跃的职业摄影者。照片大部分为内景拍摄，不仅构图规整，而且照片的清晰度极高，影调细腻，加上很多照片都有原始封套保护，因此品相良好。其余照片中，有黄开文家人、族人或亲朋合影照六张。余下的一百多张照片以肖像为主，还有一些早年铁道机车的照片、北京的风光照以及暂时无法辨别的人物肖像及合影等。那么，这些照片中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黄开文的系列人生肖像又都分别是在何时拍摄的呢？这些影像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喜欢照相并能够留世的黄开文有着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黄开文身穿大礼服肖像

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黄开文零散的信息，我也翻看了多部晚清和北洋时期的史书，有关黄开文的直接记载凤毛麟角。如何串联起这一张张历史影像，还原一个普通或不普通的人的一生呢？我想到了自己收购的另一批相关文字史料，它们应当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但粗翻那些毫无关联的片纸只字，帮助到底有多大，我心中并无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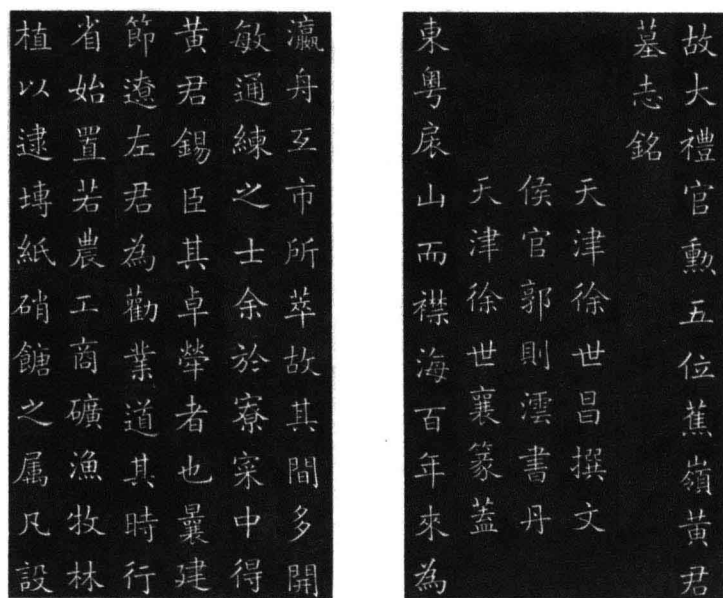
后来，我终于有了一段集中的空闲时间，静下心来，一张张、一页页翻看着那些或手书、或排印、或油印的文稿。虽然那些繁体字看着有些费力，但那一篇篇的文字还是把我慢慢带回了历史的现场，黄开文的一生在我的脑海中慢慢鲜活起来。



黄开文晚年所写文章的誊抄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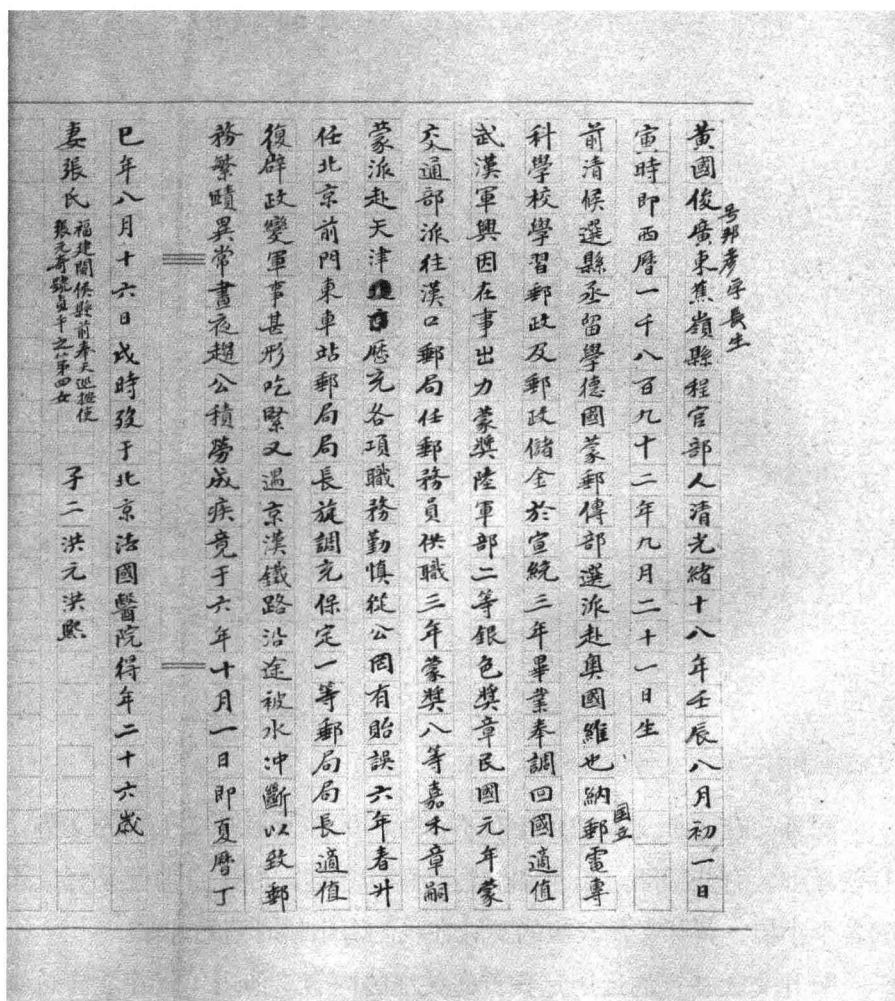
在这批史料中，我首先查看的是其中装订好的三本小楷完整手稿。细细读来，里面描写的都是清末民初一些礼仪习俗、逸闻趣事，有涉及清宫的、北洋政府的，也有大量老北京市井的内容。每段文字都不长，但可读性很强，语言也相当简洁流畅。文稿里面还有对大名鼎鼎

的北洋权势人物，如袁世凯、黎元洪的一些评价小文。文中还特别说明了作为总统府大礼官的黄开文和他们的往来故事，以及一些北洋总统府内的礼节趣闻。我判断，这些小文应当是黄开文所撰无疑。读到最后一本，里面还有黄开文的一个小传，从清末到民初，求学的经历，官场的沉浮，如何进入总统府任大礼官，以及北洋总统更迭交替，他如何一直服务“白宫”（当时对总统府的称呼）等等，十分详尽并具有个人自述风格，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去世的内容也包含在了小传的末尾。由此推断，这几本手稿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手迹，应当是家人或有人在黄开文去世后誊抄的，并补写了他的晚年岁月。



黄开文墓志铭民国拓本（局部）

之后，我打开了另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这是装裱好的黄开文的墓志铭拓本。黄开文的墓志铭由前大总统徐世昌撰写，徐世襄篆书，郭则澐书丹，整个拓本墨色浓重黝黑，装帧考究，是民国旧制无疑。文字中除了对黄开文一生的评价外，尤其提到黄开文被安葬于北平香山万安公墓。我知道这个墓地群今天犹在，始建于1930年，是北京最早的墓地之一。



黄开文家人小传

接下来翻出的是一批不知何人用钢笔撰写的人物编年小传，所用的是东安市场文华阁的稿纸，应当是民国三四十年的东西。因为收来时各页顺序已乱，并且纸张上也没有页码标注，于是根据内容，我反复排序。最后发现，这竟然是黄开文家各个成员的编年小传。其中，有黄开文本人的一个详细的编年史，还有黄开文夫人、儿女，甚至孙辈的个人小传。

保慶讀從戎閱外前敵，在軍二載備歷艱危，事後每以國恥未雪刻勉子女勿忘。庚子年秋（即光緒二十六年）兵燹之後客軍未退，校後大沽至北京電綫，屢經干涉，苦無結果，始得竣事。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俄戰後）所有綫或佔或毀，蕩然無存。客軍尚在，地面未至，諸軍阻撓，棘手萬狀。接收後，困難異常。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前大總統徐公任來，三省首任總督，除修營蒙服整團外，尤注重修明內政，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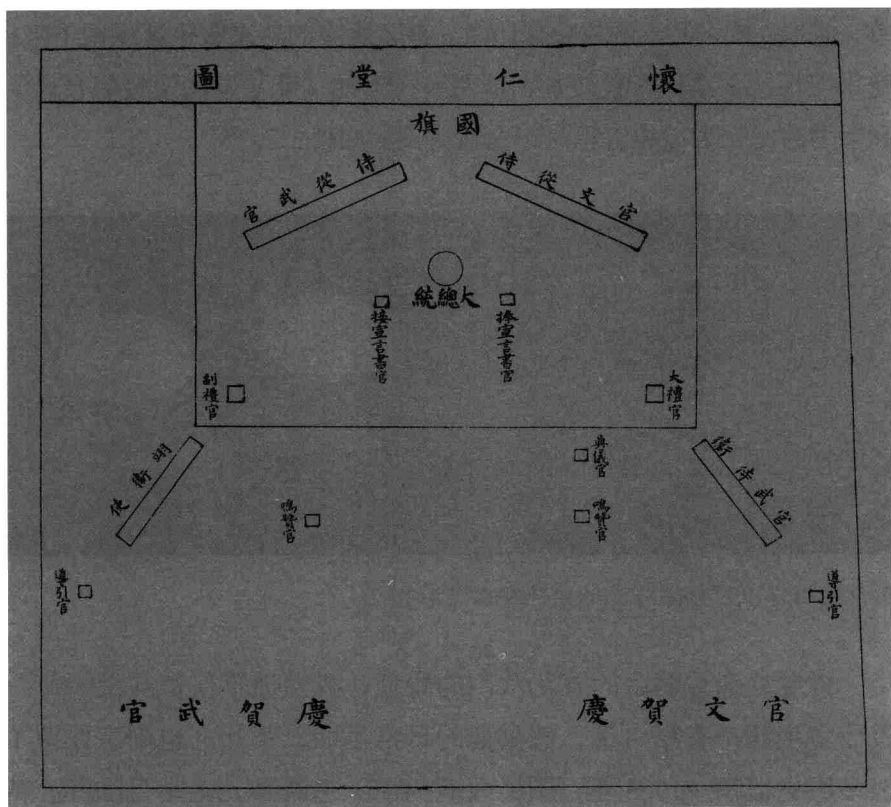
家道中落，在津從事電報，振興迎養，雖月薪微薄，而必日以甘旨奉母，定省必歡，曲盡孝道。自清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至宣統元年己酉，服務電報，歷二十餘年，尤於工程富有經驗。經歷各省，直隸、陝西、張家口、三省等處，遠近為難，義州、听夕、趙公、風餐露宿，每遇艱難險阻，莫不奮身向前，督飭工作，柱立泥水中，竟日，服部因之感泣，願遇病疾，時常簡祀。甲午中日之役，自向宋室

文稿中手书的黄开文传记（局部）

另外，在这批文本中，还有不少手书的涉及黄开文生平的文稿，有些详细，有些简略。虽不知这些文稿的用途，但综合前面家庭成员的各个小传，黄开文及家族的支脉在我脑海中顿时清晰起来。

黄开文大礼官的经历是我首先关注的内容。他当年就在北洋总统府中负责各种礼仪工作，曾经任总统府大礼官 14 年之久。我接着查

阅这批文字史料中与之相关的各种礼节单。这其中，有祭孔礼节单，有关岳合祭礼节单，甚至还有当年文武官员元旦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大总统致贺时的站位图。每种礼节单不仅是一种，不同年代、不同大总统的礼节单都有保藏。这些礼节单中，还有外国新任公使呈递国书的礼节，有文武官员、清室代表元旦在怀仁堂觐贺的礼节，以及大总统授勋的礼节、大总统新春时对文武官员的演说词等等。这都应当是身为大礼官的黄开文当年刻意留下的东西。看着这一张张礼节单上大礼官的名字，想象着当年公府各种礼仪的繁文缛节，黄开文身着礼服、日常忙碌的身影跃然纸上。



总统府文武官员元旦贺庆站位图

对比着黄开文的编年史，我接着翻看剩下的一张张旧纸。除了上面担任大礼官时保存的礼节单外，我发现黄开文的一生中，几乎每一段仕宦生涯，他都留下了一两件文字实物的印迹，有些是原件，更多的是当时的初稿或底稿。比如，他 1885 年进入天津的中国电报局时，一份推荐他做“副电匠”的保函誊抄稿；1907 年拟任沈阳劝业道时的个人履历；任沈阳劝业道时，他上书奉天巡抚唐绍仪的《劝业道关于森林状况》底稿以及与日本森林教师签订的《奉天劝业道与日国森林教习订立合同》底稿；署理湖北江汉关监督时，所撰写的《江汉关监督任内拟具裁撤军人善后办法说帖》原稿；1913 年到 1927 年担任总统府大礼官时，除了各种礼节单，他还留下不同时期的礼官处职员名单、他本人的名片、两枚象牙印章，甚至所穿的燕尾服也都保留下来；晚年担任北平蒙藏学校校长，他留有排印的《北平蒙藏学校职员表》和手书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纪念演讲词》原件；等等。



黄开文当年所穿燕尾服上的商标和镀金配扣

再继续翻看剩余的五花八门的故纸，我发现不仅黄开文的每一段仕宦生涯都有据可证，就是他的日常生活，黄开文也刻意保留了很多历史证物。1935 年，国民政府为前大总统黎元洪举行国葬，黄开文保留了他所送挽联的底稿；1917 年 9 月 22 日，黄开文次孙黄洪熙出生，黄开文给在外地的儿子黄国俊报喜，当时手书的电报原稿

得以留存；1928年4月8日，黄开文参加苏宅子琴先生五女婚礼时，把当时婚礼的礼节单和婚礼时的照片带回；1925年和1935年黄开文夫妇花甲和古稀大寿，同事、同乡、晚辈等撰写的寿言都一字不落地誊抄下来。

黄开文的子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故纸中，我发现了在黄开文去世后，儿子黄国忠祈请在天津避居的原大总统徐世昌题写墓志铭的底稿，及一整本附送的《黄故大礼官开文里居世系性行事迹》底稿；黄开文葬礼的各项开支有一张完整的记录单，里面的花费甚至都精确到了几分几厘；黄开文的孙辈在祖父去世后，把在抽屉里发现的黄开文的存款、票证也用纸张一一列出。

我无法得知黄家保存这些吉光片羽的用意，但当我后来得知黄开文是家乡黄氏家谱编撰的积极推动者时，或许我们可以猜想，生长在一贯重视修谱的黄氏家族，黄开文及子嗣也希望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小历史”，以期将来能够更明晰地进入家族的“大历史”吧。

整理完这些文稿，回头再次审看那一百多张原始照片，不论照片的主人公，还是拍摄的时间、地点都逐渐清晰起来。很多照片本身具有相当多的信息，有的照片背板上或者背板后印有拍摄者的馆名，有的照片正面或者背后有手书的拍摄时间、地点或照片上人物的姓名。当我将照片一张张反复与各类文稿中每个人物的小传相对应时，惊奇地发现，不仅仅是黄开文本本人，照片上大部分主人公的身份和拍摄时间、拍摄地点都开始变得一清二楚，并且文稿中提到的黄开文家族的所有人物在照片中几乎无一遗漏。

黄开文本人的二十几张照片，时间跨度从他正式步入社会的二十几岁到去世时的71岁，几乎人生每个可以考据的重要生涯，都留下了一张或几张肖像。这些照片，从晚清到民国，从蛋白到银盐，从早期的全身肖像到后来的胸像、头像，从身着长袍马褂到祭服、大礼服，照片的纸基、格式，人物的穿戴在不断地改变，而让人惊奇的是，照

片中黄开文的眼神，却始终保持一种与生俱来的恬淡与雍容。

其余的照片中，根据文稿粗略考证，黄开文家族照片占据了七十多张，他的母亲、妻子、儿女、儿媳和孙辈，每个人都有一张或数张照片，跨越了不同时期和地域。里面有黄开文长子黄国俊在奥地利留学时拍摄的名片肖像格式照片（CDV），有三女儿黄玉蓉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和老师的合影，以及她大大小小的个人照或合影二十多张，也有三子黄国忠人生不同时期的肖像，甚至还有长女黄玉凤英年早逝后墓地的照片。深夜，我在电脑上一张张顺序播放着这些肖像，无声之中，一个远去家族的视觉图谱扑面而来。

看着这些藏品，让我想到了清末民初另一位亦官亦商的大人物——盛宣怀。盛宣怀一生，以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精神征候”，为世人留下了一亿多字、近 18 万件的“盛档”（仅上海图书馆收藏，还有更多流散于各地），笼统算来，平均每天保存 6.8 件档案，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宝库。黄开文和盛宣怀的人生构想有过具体交集，黄开文是否受过其影响，我还不确定，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二人不无关系：正是由于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的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官办电话业务，黄开文才得以在 1903 年开始正式开办京畿中国人自己的电话业务，并担任首任大清都城电话局的掌门；黄开文的电信“政绩”也受到了盛宣怀的肯定，最后得到了盛宣怀和其他几位大员的联合奏保，得“赏加二品衔”。

当然，从数量上看，黄开文保存的档案和盛宣怀保存的根本无法相比（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文革”和后来的岁月中黄开文的收藏有多少被毁坏和遗失），但晚盛宣怀 22 年出生的黄开文，显然对当时国人视为时尚的摄影术有着更深的偏好，这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家族完整的视觉档案。这些照片，我相信不只是做历史影像收藏的我的个人倚重，在当前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原始照片的缺乏已经成为一个过不去的瓶颈。虽然中国近代的开端和摄影术的正式传入同为连枝，但由